

俄罗斯壮士歌的体裁特征

柳 婷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壮士歌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体裁, 俄罗斯关于壮士歌的民间文艺学经历了由碎片化研究到完整理论阐释的漫长发展过程。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 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以及外借理论的代表人物对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展开专门研究, 发展出了独特的俄罗斯民间文艺学。本文试图在俄国文学批评的视野下, 梳理壮士歌体裁的起源与发展, 从勇士形象和历史主义两个方面探寻俄罗斯壮士歌体裁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 壮士歌; 体裁特征; 勇士形象; 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俄罗斯民间文学 (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包括神话、童话、壮士歌、传说、寓言、历史歌曲、仪式歌曲、四句头 (частушка) 等基本体裁, 其中壮士歌因其史诗性内容得到 19—20 世纪诸多学者的关注, 其研究也较为成熟。壮士歌经常被学者们称为“俄罗斯经典史诗”“俄罗斯英雄史诗”“活形态史诗”等, 它与《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篇幅宏伟、情节连贯的书面史诗不同, 呈现为短小型、片段化的口头叙事歌曲形式。

对于壮士歌体裁的史诗属性,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譬如, 从壮士歌作为俄罗斯口头史诗的特征是否可以推测《伊戈尔远征记》具有口头史诗起源; 或者, 以歌颂勇士功绩与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内容的壮士歌体现了什么样的俄罗斯勇士类型; 壮士歌反映了史诗时代什么样的集体精神以及道德伦理观念, 古代俄罗斯的勇士形象与精神如何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得以延续等。19 世纪学院派, 主要是神话学派与历史学派的学者就这一史诗体系分别提出新的美学原则与研究方法。因此, 梳理壮士歌的体裁特征对明确壮士歌这一俄罗斯史诗的总体特征, 对研究和把握 19 世纪俄罗斯民间文学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族性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2 壮士歌体裁的起源与发展

壮士歌 (былина) 是俄罗斯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 它具有诗歌结构, 以叙事歌曲的形式呈现, 其内容主要是歌颂俄罗斯勇士及其功勋事迹, 再现那一时代的生活习俗与集体理想。壮士歌因自身独特的体裁特征, 在 19—20 世纪吸引了众多俄罗斯文艺学家的关注与研究, 从而形成了专门的壮士歌学 (былиноведение)。

由于一首壮士歌通常只讲述一个勇士的单个生活片段, 并且壮士歌不是以固定的书面形式传承, 而是在多个区域以多种版本的口头形式传播, 所以壮士歌具有片段性、类型化、地

区差异性等特点。当代俄罗斯壮士歌研究专家扎哈罗娃认为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壮士歌体裁的研究是较为成熟的,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极具争议的问题。其中备受关注的的一个问题是,壮士歌体裁的明确定义是什么?该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悉心研究,为此他们追溯壮士歌体裁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从中寻找它的典型体裁特征。

壮士歌这一术语的出现时间及含义是早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该词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著名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史诗的楔子写道:

“Не льпо ли ны бяшетъ, братие, начати старыми словесы трудныхъ повѣстий о плъку Игоревѣ, Игоря Святъславлича? Начати же сятъ пѣсни по былинамъ сего времени, а не по замышлению Бояню”

——“弟兄们,我们是否应当用古老的曲调来咏唱伊戈尔、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远征的悲惨故事呢?应当把这一支歌儿唱起,但须遵循这个时代的真实,而不是按照鲍扬那样来构思。”(佚名 1983: 1)除此外,былина一词也出现在另一部12世纪的著名英雄史诗《顿河彼岸之战》中。史诗开头便写着:“Начата ти повѣдати по дѣлом и по былинам”——“我们要讲述那确曾发生过的事情。”(佚名 1983: 1)

在魏荒弩先生翻译的两个史诗版本中,壮士歌(былина)被译为“却曾发生过的事情”,具有历史真实性。这一释义符合俄罗斯民间文学家们的观点。譬如19世纪俄国历史学派代表性学者、壮士歌研究专家弗·费·米勒(В.Ф. Миллер)将壮士歌理解为与虚构对立的、真实的历史事件,他认为在《伊戈尔远征记》中,“壮士歌的含义是历史事件,与‘鲍扬的沉思’这一诗意的幻想是孖然对立的”(О.В. Захарова 2014: 271)。

从词源层面讲,былина的同根词有“быль”(真实的故事)、“был”(存在的)、“быт”(日常生活)等,这凸显了这一民间文学体裁的真实性。在《11—17世纪俄语词典》中,былина被解释为“真实发生过的事情”(О.В. Захарова 2014: 269)。1863年,著名的民间文学收集者、词典编纂专家达里(В.И. Даль)在《大俄罗斯口语详解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把былина看作бывалка,быль等同根词的近义词,定义为“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讲述非虚构的、真实的事情;有时候是虚构的,不过是符合日常的、非童话性的事情”(Даль 1863: 223)。从字典的释义可以看出,壮士歌(былина)并没有体裁层面的语义,只是指与虚构故事相对的真实历史故事。现代俄汉双解词典将壮士歌(былина)译为“(俄罗斯民间的)勇士赞歌,壮士歌”,含义为“关于勇士的俄罗斯民间叙事歌曲”。(张建华 2014: 66)

从学术概念层面讲,壮士歌成为术语的时间较晚。在壮士歌研究中有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壮士歌一词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民间文学学术语,而是在19世纪30年代由民间文学家И.П. Сахаров首次引入文学界的。苏联民间文艺学家阿斯塔霍娃认为,萨哈洛夫似乎没有正确理解《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本时代的壮士歌”,将该表述解释为“反映本时代真事的民间作品”(Астахова 1966: 21)。萨哈洛夫共出版五卷《俄罗斯民族的歌曲》(Песн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1839),其中一卷为《俄罗斯民族的壮士歌》(Былин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该专题统共收集了7个壮士歌文本:《塔布雷尼亚·尼基季奇》《伊利亚·穆拉梅茨》《瓦西里·布斯拉耶夫》《阿廖沙·波波维奇》等,囊括了最主要的壮士歌主人公与情节内容。萨哈洛夫将这些人的故事称之为“俄罗斯人民的壮士歌”(Сахаров 2013: 783)。据此,壮士歌获得了独立的体裁属性,其体裁的一个典型特征为真实性。值得指出的是,与前辈们不同,萨哈洛夫不再强调壮士歌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认为这些壮士歌主人公应该归入童话体裁范畴,“在体裁进化过程中,小说先于诗歌出现。同理,壮士歌主人公首先出现于童话中,而非壮士歌……民间童话是这些壮士歌的原始理想”(Захарова 2014: 269)。萨哈洛夫不仅强调

童话之于壮士歌的重要性，同时还在壮士歌勇士与童话主人公之间划上等号。萨哈洛夫的这一观点涉及了壮士歌体裁的变体问题。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界兴起民间文学研究热潮。壮士歌作为一种风格独特的民间文学体裁，得到了不少诗人、作家、批评家的关注，他们借鉴壮士歌的人物形象、情节、主题等，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壮士歌逐渐出现各种变体，与其它文学体裁融合。俄罗斯壮士歌研究专家扎哈罗娃（О.В. Захарова）认为维利特曼（А.Ф. Вельтман）的长篇小说《不死老人，古老时代的壮士歌》（Кощей бессмертный. Былина старого времени, 1833）是“最早赋予壮士歌一词文学性的作品之一”（Захарова 2015: 153）。在这部小说中，壮士歌与中篇小说在体裁层面是近义词。壮士歌一词翻译自鞑靼方言，意为讲述 18 世纪鞑靼人的以往真事，“开始给您讲述壮士歌，讲述深思熟虑后的、值得颂扬的古老真理”（Захарова 2015: 155）。在这里，壮士歌的体裁形式由传统的诗歌结构变体为小说，但是含义不变，仍指真实的历史事件。

伊利亚·穆拉梅茨（Илья Муромец）、塔布雷尼亚·尼基季奇（Добрыня Никитич）、阿廖沙·波波维奇（Алеша Попович）是流传度较高、所存文本较多的壮士歌三勇士。在一些诗人、作家的创作中，壮士歌不仅经历了体裁变形，其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如诗人卡拉姆津以壮士歌中的著名勇士伊利亚·穆拉梅茨为原型，将壮士歌的勇士形象与童话体裁融合起来，创作长诗《伊利亚·穆拉梅茨》，诗人将该作品称作“勇士童话（богатырская сказка）”（Карамзин 1834: 1）。无独有偶的是，1836 年，达里在《北方蜜蜂》杂志上发表小说《伊利亚·穆拉梅茨，勇士罗斯的童话故事》（Илья Муромец. Сказка Руси богатырской）。从小说标题就可看出，作家同样试图将壮士歌的主人公同童话体裁联系起来。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古罗斯著名三勇士中的伊利亚·穆拉梅茨的神奇痊愈过程和英勇功绩。达里保留了壮士歌《伊利亚·穆拉梅茨》的主要情节，同时他又为传统注入新的元素，如强盗索洛维约的受洗仪式、主人公伊利亚出生于宗教信仰虔诚的家庭、伊利亚在复活节期间得到神奇治愈等。由于主要情节——治愈疾病和树立功绩都发生在复活节的夜晚，О.В. 扎哈罗娃认为达里“创作了新的体裁变形——复活节小说”（Захарова 2015: 145）。然而达里的这次创作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虽然使“壮士歌一词具有了文学体裁的属性，但是没有发掘它的诗学潜力”（Захарова 2015: 147）。这部小说促使壮士歌体裁的历史真实性、严肃庄严性得到进一步瓦解。

在 19 世纪中期，一些著名作家对壮士歌体裁问题进行更深刻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诗人 А.Н. 迈科夫的通信中，提出将壮士歌创作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他认为壮士歌中体现了最高级的、理想的美，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世界观。陀氏在 1868 年 3 月 20/4 月 2 号的信中提到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既不是长篇小说，也不是诗歌……我说的是壮士歌（歌谣、歌曲、小诗，随您怎么叫都行），在壮士歌中充满爱意地、从我们俄罗斯人的视角再现俄罗斯历史……但是不是简单的编年史，而是感情真挚的诗歌，清晰地反映历史事件的主要思想。”（Захарова 2015: 277）在壮士歌勇士中，陀氏尤其看重伊利亚·穆拉梅茨，称他为“它（俄罗斯民族）的理想、俄罗斯人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 577）。此后他又在政论文《东方问题》中提及壮士歌《伊利亚·穆拉梅茨与魔怪》（Илья Муромец и Идолище），并对该故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赞扬伊利亚·穆拉梅茨那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与对上帝的忠诚信仰。总的来说，陀氏将壮士歌看做民族性创作，希望借此展现俄罗斯人的独特自我意识。遗憾的是，陀氏似乎没有将这一想法付诸文学创作实践。

列夫·托尔斯泰也关注到壮士歌这一民间文学体裁，在《给孩子们的书》系列丛书中创作了以壮士歌勇士为主人公的短篇故事。托尔斯泰将这些故事称为“童话诗”，其中的勇士多为神话时代具有神力的“老一代”勇士，如能随意变成灰狼、雄鹰与蚂蚁的勇士沃尔赫（Волх Всеславьевич）。总体来说，这些童话诗都是对古代作品的复述。根据托尔斯泰夫

人的回忆录，托尔斯泰原本想以壮士歌勇士为主人公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遗憾的是，作家尚未动笔便溘然长逝。

总的来说，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壮士歌逐渐失去了诗歌结构与歌唱、表演特征，从民间口头诗歌转变为书面文学作品，但是它与其它文学体裁的融合似乎并不成功，没有转变成一种成熟、独立的文学体裁。

3 壮士歌与勇士形象的源起

勇士形象是壮士歌体裁研究的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壮士歌体裁的标志之一是独特的主人公——勇士”（Астахова 1966: 6）。事实上，关于壮士歌勇士的研究著作十分丰富，如 19 世纪历史学派代表学者弗·费·米勒的《俄罗斯史诗的插笔》（Экскурсы в область русского эпоса）、苏联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的《俄罗斯英雄史诗》（Русск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1955）与日尔蒙斯基的（В.М. Жирмунский）《人民英雄史诗》（Народны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1962）等均对壮士歌中的勇士形象展开细致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主人公勇士的存在，壮士歌体裁被归入英雄史诗范畴，拥有诸多别名，如“богатырская былина,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былинный эпос”。

勇士形象是划分壮士歌类型的重要依据。目前学界存在这样几种基本的划分方式：第一，根据故事的发生地点大致将壮士歌分为基辅系列与诺夫哥罗德系列。前者主要讲述围绕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身边的众勇士的故事，着重描述勇士的功绩与战斗，如著名的三勇士就属于这一系列；后者则主要讲述发生在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勇士故事，如与勇士萨特可、布斯拉耶夫相关的壮士歌，这些勇士多出自商人阶层，展现城市生活日常。第二，有一些学者不满于地理位置划分法，如历史学派学者米勒认为应根据英雄主义进行划分，将壮士歌分为勇士壮士歌与小说性质壮士歌（богатырская былина, былина-новелла），即“具有英雄气质的壮士歌和描写社会日常生活、家庭日常生活的壮士歌”（А.М. Астахова 1966: 18）。苏联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的划分方法与米勒相似，他将壮士歌分为三类：英雄性、童话性和小说性的壮士歌（героическая, сказочная, новеллистическая былина）。英雄壮士歌是经典类型，主要讲述勇士的各种战斗事迹，勇士为了完成保卫国家与人民的功绩，有时需要用神奇的方式获得力量。普罗普认为这一类型的壮士歌是国家制度出现后的产物，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理想。童话性质的壮士歌则是指有一批壮士歌更像童话，不像壮士歌。其大多数的基调与童话相似，都是半开玩笑的、带点讽刺的，具有娱乐属性，与史诗的庄严基调不符。但是这一类壮士歌被改编的力度小，保留了大量的史前文明痕迹。如壮士歌“塔布雷尼亚与玛琳卡”（Добрыня и Маринка）中具有亚马逊气质的女勇士形象保留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婚姻制度与女性类型。普罗普概括道：壮士歌中的“这类女人总是阴险狡诈的、具有魔鬼性格的”，她们“表现为某种恶，然后被主人公消灭”（В.Я. Пропп 1999: 270）。我们认为这种具有巫术技能、性格像魔鬼、与男性调情并战斗的女性形象与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的巫婆、继母等女性形象具有相似性。后来许多学者又在米勒、普罗普的划分基础上细化、补充了其它壮士歌类型，如神奇童话性、讽刺性、传说性壮士歌等（сказо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е былины, былина-пародия, былина-легенда）。

勇士类型是壮士歌研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斯拉夫派学者康·阿克萨科夫根据壮士歌的神话性与历史性两个不同的特征，将勇士形象分为两类：年长的勇士（старшие богатыри）、年轻的勇士（молодые богатыри）。这一划分方法不仅得到了神话学派学者布斯拉耶夫的继承与发展，还牢固长久地存在于壮士歌学中，被纳入了中学教科书。根据这一划分法，年老的勇士活动于壮士歌的史前神话时期，具有提坦巨人的外形，是高山、风、太阳等自然现象的产物，代表勇士有苏赫曼（Сухман）、斯维亚托格尔（Святогор）、沃尔赫（Волх）、杜纳伊（Дунай）等。年轻的勇士则出现于氏族、国家观念出现之后，他们具有现实人类的外在形象，围绕在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大身边，如著名的三勇士伊利亚·穆拉梅茨、塔布雷尼亚·尼基季奇、阿廖沙·波波维奇。两代勇士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神话性、后者具有历史性。由于俄罗斯先民的信仰从多神教转向东正教，年长的勇士们也从自然元素神的化身变成了提坦怪物，成为了年轻的勇士的敌人，而年轻的勇士正是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以保护祖国领土与东正教信仰为终生职责。这个过渡过程最鲜明地体现在勇士伊利亚·穆拉梅茨身上，他见到了最后一位存活于世的年长的勇士——斯维亚托格尔，并从后者那里得到人所能承受的有限的神力，与此同时，伊利亚也是弗拉基米尔大公身边最勇猛、忠诚、仁慈的勇士。“在伊利亚·穆拉梅茨的身上能够发现最古老神话向晚期新一代勇士变化的残余痕迹。”（Ф.И. Буслаев 1987: 23）

勇士力量与民族性是勇士身上的两大元素。别林斯基与康·阿克萨科夫站在各自的阵营立场，对勇士力量进行批评。康·阿克萨科夫以伊利亚·穆拉梅茨为例研究勇士的力量，他反复强调勇士伊利亚身上的三个特质：农民、强大而温和的勇士力量、温顺的精神力量，并认为农民出身是后两者的源泉——“这个强大到不可战胜、温和的勇士是农民。”（К.С. Аксаков 1889: 390）伊利亚的勇士之力是平静的、不可战胜的，但是他那平和而不好战的灵魂不喜欢鲜血。从对伊利亚勇士力量的理解出发，阿克萨科夫赋予了伊利亚极高的民族价值，称他是“俄罗斯人民的代表和活生生的形象……伊利亚是俄罗斯人最喜爱的勇士形象，他代表着俄罗斯人民自己的形象”（К.С. Аксаков 1889: 390）。别林斯基对勇士力量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他更看重诺夫哥罗德系列中的勇士萨特可夫与布斯拉耶夫，尤其是后者身上的非道德主义生命力。促使布斯拉耶夫做出这种壮举的不是贫穷、苦难、堕落和嗜血，而是对任何能涉及危险、勇气和力量的活动的渴望。这种勇猛、青春的特质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诺夫哥罗德孕育出布斯拉耶夫这类性格气质的勇士……诺夫哥罗德可以称得上是俄罗斯勇猛特性的起源地，这一特性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但由于文明的成就，这一特征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光荣而非耻辱”（阿扎多夫斯基 2014: 138）。但是别林斯基也指出，这种剧烈沸腾的勇士力量缺乏伟大精神的指引，致使勇士没有发展成明确的俄罗斯文学形象。

在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一些与壮士歌相似的勇士形象与勇士情节。如著名的壮士歌“伊利亚与子”与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都具有“弑子”情节。两者之间存在某种非继承性的隐秘联系。在壮士歌中，我们能找到最鲜明的“勇士前哨”，即边界地带的守卫，俄罗斯勇士警戒地巡视边界侵犯者或是意图靠近的敌人。伊利亚与儿子分别扮演守卫者与侵犯者的角色，当背叛发生时，伊利亚残酷狠绝地杀死儿子。然而在《塔拉斯·布尔巴》这部勇士之书，当老布尔巴弑子时，果戈理不断地从旁观者视角描述背叛者安德烈的蓬勃生命力与鲜妍肉体，甚至作为守卫者与弑子者的父亲也不禁感叹：“他即便死了也还是漂亮的”（果戈理 2002: 129）。与古老的壮士歌情节相比，塔拉斯布尔巴弑子的情节反映了果戈理审美上的矛盾性。一方面，老布尔巴与奥斯塔普继承了古代勇士的身份职能——祖国领土与东正教信仰的守卫者；另一方面，弑杀的塔拉斯·布尔巴与审美至上的安德烈均具有强烈的审美非道德主义气质，在他们身上古代勇士的肉体激情被放大至极致。

除此之外，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还具有一些勇士形象，如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父与子》中的格拉西姆从外形与力量来看也属于古代勇士范畴。亦或者果戈理《外套》中的懦弱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死后他“已经变得高大了，留着一把大胡子”，还有“在活人中绝对找不到的大拳头”（果戈理 1999: 217）。而《死魂灵》中的勇士莫基·基法维奇正是勇士的生理力量的继承者，是“属于在俄罗斯号称勇士的一类人”（果戈理 2019: 337）。虽然他性格善良，但是他的天生神力只能为周遭的一切人与物带来破坏和伤害。与这些勇士相比，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能在俄罗斯过上好日子》中称赞萨威里为“神圣俄罗斯的勇士”，强调他身上那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与对上帝的忠诚信仰，这与陀氏所看重的勇士特性相似。

在《大堂神父》中，助祭阿希拉也被列斯科夫称为古代那种勇士，阿希拉不仅具有勇士的高大身形与神力，也具有精神上纯洁、忠诚的信仰力量。总的来说，这些勇士可被分为两类：一类继承了古代勇士的高大外形与神奇力量，但其精神陷入虚无境地；另一类勇士继承了古代勇士的精神力量，但是失去了勇士的生理外形与强大力量。

勇士形象与勇士功绩是壮士歌成为俄罗斯英雄史诗的关键元素，也是众多民间文艺学家划分壮士歌类型的依据。虽然学者们在壮士歌类型的划分标准问题上莫衷一是，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勇士可分为神话时期的年老勇士与历史时期的年轻勇士，由此可见，神话性与历史性是壮士歌体裁的两个显著特征。除此之外，勇士形象屡次出现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这一时期的作家，要么保留勇士的生理力量，称赞勇士的战斗性与旺盛生命力，要么强调他们的农民性、虔诚信仰与温顺而克制的勇士力量。

4 壮士歌体裁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是壮士歌体裁的显著特征之一，苏联学者阿兹别列夫甚至直言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是民间文艺学中最重要、最复杂和最具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В.Я. Пропп）与雷巴柯夫（В.А. Рыбаков）也曾围绕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展开争论：雷巴柯夫在杂志《苏联历史》（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1, №5）发表《有关俄罗斯壮士歌的历史观点》（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ие былины），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普罗普的反对，后者遂在杂志《俄罗斯文学》（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2, №2）上发表《关于俄罗斯史诗的历史主义（对雷巴柯夫院士的回复）》（Об историзме русского эпоса (ответ академику В.А. Рыбакову)）作为对雷巴柯夫观点的回应。实际上，壮士歌的历史主义研究由来已久。19 世纪初期，俄罗斯学界开始注意到壮士歌词汇包含历史真实性含义，从词源层面讲，壮士歌（былина）的同根词有“быль”（真实的故事）、“был”（存在的）、“быт”（日常生活），这表明壮士歌体裁自诞生起就具有历史主义属性。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壮士歌这一民间文学体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把壮士歌的历史主义当做它的体裁特征之一”（Астахова 1966: 6），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研究，并逐渐形成一些学术流派，譬如历史学派，它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成为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主要流派。

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虽然学者们指出了壮士歌体裁在历史主义研究方面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壮士歌这一术语，也不在意它与其它相似民间文学体裁的区别。譬如基列耶夫斯基一方面认为壮士歌是历史歌曲，另一方面也指出它们出现在弗拉基米尔时期，记载了人民记忆中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等历史人物的形象与相关事件。革命民主派魁首别林斯基则是对壮士歌与童话两种民间体裁进行比较，强调壮士歌的历史真实性。批评家简单地将壮士歌称为歌曲，认为它与童话具有巨大区别。别林斯基认为“在诗歌中，诗人尊重自己的对象，将其看的高于一切，想唤起他人对该对象的尊重。在童话中，诗人更看重自己的智慧，诗人的目的是打发空闲的时间、驱散无聊，取悦他人”（Захарова 2014: 98）。因此两种体裁的创作基调是不一样的，前者的基调是严肃的，壮士歌诗人不仅对自己歌曲中的吟唱对象产生敬仰之情，同时以史诗的形式反映那一时代的集体理想与爱国热忱。而后者的基调是讽刺庸俗的笑话，连讲述者本人都不相信自己所讲述的内容，别林斯基认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俄罗斯童话中。斯拉夫派学者康·阿克萨科夫对两种体裁的观点与别林斯基类似，他援引“童话是虚构的，歌曲是真事”（Сказка складка, а песня быль）这一民间谚语表以说明。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学者对壮士歌的称呼各异，对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更倾向于在壮士歌的远古记忆中寻找俄罗斯民族性。

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艺学的诸多流派当中，学院派尤为关注民间文学体裁，并尝试用新的美学方法来进行研究。学院派所包含的神话学派、外借论、历史学派等学派都对壮士歌展开不同视角的研究。神话学派从神话出发，着重研究壮士歌的史前神话时代，以及这一时期

的代表——年长的勇士；外借论是 19 世纪俄罗斯民间文学史中，“继神话学派之后的第二个民间文艺学学派”（钟敬文 1982：281），其代表学者是斯塔索夫（В.В. Стасов），也有学者把维谢洛夫斯基列入该流派当中，而《南俄罗斯的壮士歌》（Южнорусские былины）就是维氏在外借论基础上写就的，他将壮士歌史诗中的勇士情节同西欧文学作品相对照。斯塔索夫认为故事的情节是流动的，会到处传播、迁移，主张探索流动情节的文学本源与迁移路径。他将壮士歌看做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的代表，认为其中出现的流动情节的本源是伊朗文学。1868 年，斯塔索夫在《欧洲公报》上发表题为《俄罗斯壮士歌的起源》（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былины）的系列论文，称俄罗斯壮士歌受到伊朗民间文学的影响，波洛夫齐人则充当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一言蔽之，无论是组成结构还是细节部分，我们的壮士歌都是经过严重阉割的东方诗歌和歌曲的提取物，并且童话也是这样。”随后不久，斯塔索夫这一否定民族文化独立性的观点就遭到了历史学派学者的严厉谴责。

在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上，历史学派是最重要、成果最丰硕的流派之一，它出现于 19 世纪中期并迅速发展起来，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米勒所创立的历史学派成为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主导性学派”（奇切洛夫 1959：213）。迈科夫（Л.Н. Майков）的学位论文《谈论弗拉基米尔系列的壮士歌》（О былинах Владимиров цикла, 1863）得到苏联民俗学家普罗普的高度赞扬——“这意味着民间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的方向——历史学派。”（Пропп 1999：170）迈科夫强调要“把壮士歌看作反映民间日常生活的古代文献”（Пропп 1999：172），研究它的历史现实，如大公的宫廷和侍卫队、建筑群、宴会、盔甲武器、食物饮品等，甚至土地问题。弗·费·米勒（1848—1913）是历史学派的建立者与代表性学者，他基于历史史料探究俄罗斯史诗的起源，主要研究路径为“对比史诗作品和编年史，在壮士歌的情节中寻找真实历史的基础”（赵婷廷 2022：115）。譬如说，米勒通过研究不同版本壮士歌“阿廖沙·波波维奇与杜加林蛇”中的固定情节要素，认为壮士歌中的阿廖沙·波波维奇与编年史中的 18 世纪的勇士阿列克谢·波波维奇具有相似性。

进入 20 世纪之后，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仍然是民间文艺学家们的重点研究对象，如苏联学者阿兹别列夫的专著《壮士歌的历史主义与民间文学特点》（Историзм былины и специфика фольклора）。他认为壮士歌的历史主义研究价值有二：第一，壮士歌史诗（былинный эпос）保存了民族记忆中的这些逝去时代的人民理想，而这一理想帮助人民挑选出反映在壮士歌中的事件。第二，史诗是一种民族记忆，揭示历史事实被诗化成史诗的统一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更加完整地研究壮士歌情节与历史事件的相应关系。阿兹别列夫认为壮士歌的情节是历史事件和传统史诗母题的诗意回响，历史主义研究者需要令人信服地揭示壮士歌母题和情节的源头事件。除阿兹别列夫之外，许多苏联学者都关注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如上述提到的杰出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与雷巴科夫。普罗普支持采用历史主义研究法来研究壮士歌。他在《民间文学的历史主义与研究方法》（Об историзме фольклора и методах его изучения）一文中思考如何运用历史研究法来研究民间文艺学这一问题。他认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是归纳法，即从研究材料到得出结论”（Пропп 1998：266）。在民间创作中常用的研究法是演绎法，即从总的理论或假设走向事例。但是在假设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得到的不是准确的证据，而是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论题调整收集到的材料。许多民间文学研究者只对符合自己假设的材料感兴趣，忽视其它相关材料，仅根据部分材料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普罗普发出呼吁：“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专门论述单个壮士歌情节的详尽专著。这一类型的著作目前几乎不存在。如果我们想在壮士歌史诗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就需要更多这样的著作。”（Пропп 1998：266）

总的来说，历史主义是壮士歌体裁的重要特征，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壮士歌术语本身的词汇含义上，也体现在 19—20 世纪俄罗斯学界对壮士歌的相关研究上。在 19 世纪上半叶，以别林斯基、康·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家将壮士歌与童话进行对比，凸出前者题材上

的真实性。19 世纪中期，俄国学院派兴起，该学派所包含的神话学派、历史学派、迁移论等学派的学者重视壮士歌的历史认识作用，同时也意识到原有的美学方法的不足，纷纷采用对比法，将壮士歌的人物形象、情节、主题进行内部比较，或是与其他民族史诗内容进行比较。苏联时期的民间文艺学家们仍然将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看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并指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巨大研究空间。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程的梳理，我们看到俄罗斯民间文学研究者完成了从碎片化研究到系统性研究的大跃步。

5 结束语

壮士歌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体裁，也是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们的重要研究对象，经历了碎片化研究到完整化研究的漫长发展过程。它具有古老的历史，但是直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才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经过早期学者们对俄罗斯各地壮士歌的收集与出版，学界逐渐意识到壮士歌不只是鲍扬口中一闪而过的古代文学术语，而是一个迄今仍大量流传于世的、发展成熟的民间文学体裁。壮士歌因内容上的神话性、历史真实性与英雄性被称为俄罗斯英雄史诗，又因其口头流传的特性而被视为口头史诗、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的代表。这些体裁特性分别得到了 19 世纪神话学派、历史学派、外借论的理论性研究，促进了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诞生与发展。

在 19 世纪俄国民间文学热中，壮士歌因其多焦点的体裁特征在众多民间文学体裁中脱颖而出，率先获得学者们的关注，因此成为研究较为成熟的民间文学体裁。笔者认为 19 世纪的壮士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集中于 19 世纪上半叶，展现了研究者们对古代勇士形象与民族性的关注。譬如，在 30—40 年代的社会论战中，以别林斯基与康·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不同美学阵营文学批评家试图在壮士歌勇士形象中寻找俄罗斯人民自古以来的民族特性。除此之外，果戈理、列斯科夫等经典作家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壮士歌勇士气质的人物形象，如“弑子”情节中的老布尔巴与安德烈、《大堂神父》中的小城助祭阿希拉、《死魂灵》抒情插曲中的莫基·基法维奇、《外套》中死后变成幽灵巨人的小官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木木》中痛失小狗的哑巴巨人格拉西姆等，这些人物兼具古代勇士特性与 19 世纪不同作家的审美旨趣。

壮士歌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与 19 世纪下半叶的学院派密切相关，这一阶段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趋势，研究重点也逐渐从勇士形象转向历史主义。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尝试根据壮士歌的两个基本体裁特征构建专门的美学原则与研究路径：神话学派对壮士歌史诗的神话时期勇士的世界观展开探寻；外借论借助历史比较法，试图明确以壮士歌为代表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的民族历史起源；历史诗学与历史学派学者则关注壮士歌史诗的历史时期，寻找壮士歌故事情节、勇士形象的历史原型，努力复原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综合来看，从 19 世纪 60 年代俄罗斯的第一个民间文学流派——神话学派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主导性学派——历史学派，壮士歌体裁研究贯穿学院派的发展始末，并且壮士歌的历史主义问题在 20 世纪的苏联民间文艺学界仍然是研究热点，如日尔蒙斯基的历史类型学研究、普罗普的民间文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研究等均视壮士歌为重要研究素材。总的来说，壮士歌的体裁研究有助于把握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脉络。

参考文献

- [1]Азадовский М.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и[М].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2014.
- [2]Аксаков К.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К.С.Аксакова Т.1[М]. Москва: Унив. тип., 1889.
- [3]Астахова А.М. Былины. Итоги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6.
- [4]Астахова А.М. Илья Муромец в русском эпосе[М]. Москва: АН СССР, 1958.

- [5]Буслаев Ф.И. Русский богатырский эпос[М]. Воронеж: ЦЧКИ, 1987.
- [6]Даль В.И.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ОЛРС, 1863.
- [7]Захарова О.В. Былина в русском тезаурусе: история слова, термина, категории[Д]. Знание, понимание, умение, 2014(4).
- [8]Захарова О.В. Былина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анр[Д].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2015(1).
- [9]Захарова О.В. Концепция былины у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Д].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2015(1).
- [10]Захарова О.В. Феномен богатырства в трактовке Н. В. Гоголя 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Д].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2014(1).
- [11]Карамзин Н.М. Илья Муромец, богатырская сказка[М]. СПб.: Лань, 2013.
- [12]Пропп В.Я. Поэтика фольклора[М]. Москва: Лабиринт, 1998.
- [13]Пропп В.Я. Русск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М]. Москва: Лабиринт, 1999.
- [14]Сахаров И. П. Сказ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2[М].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2013.
- [15]Чичеров В.И. Русское 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1959.
- [16]果戈理. 彼得堡故事及其他[М]. 刘开华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17]果戈理. 密尔格拉得[М]. 陈思冬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18]果戈理. 死魂灵[М]. 满涛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 [19]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家日记 (下) [М]. 张羽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 [20]现代俄汉双解词典[М]. 张建华等编.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 [21]佚名. 伊戈尔远征记[М]. 魏荒弩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22]赵婷廷. 俄罗斯历史学派史诗研究述评[Д]. 民族文学研究, 2022(2).
- [23]钟敬文. 民间文学文丛[М].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Genre Features of Russian Bylinas

Liu Ting

(School of Russi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bylina is a significant genre in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bylinas in Russian folkloristics has undergone a long process, evolving from fragmented research to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By the mid-to-late 19th centur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ythological school, the historical-cultural school, the historical school, and the borrowing theory conducted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ism of bylinas, thereby shaping a distinctive Russian folklor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to outlin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ylina genre, exploring it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dual lenses of heroic imagery and historicism.

Keyword: bylina; genre features; heroes; historicism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小说文本研究”(19JJD750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柳婷(1996—), 山东德州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2024-05-08

【责任编辑：刘 锐】